

栗園餘藁

下

栗園餘藁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87



文庫11  
A1287

文久辛酉夏新鐫

# 栗園餘藁

中清堂藏

栗園餘稿序



友人中邾子減以儒仕水口  
侯為人磊落而嗜酒好譁韜畧  
與予為莫逆交其來京師也必先  
問予未及敘寒燠而直命酒欣然  
對酌醉則慷慨激昂共談當世

栗園餘稿序

之務人至或以此之桓五一時之  
契合焉子臧曩者刻其所著粟  
園文鈔盛行於世今又將刻前編  
所漏以繼之而屬序於予、竊疑  
以子臧之磊落慷慨猶屑於文  
字之末何乎蓋前編所載雖間

有闕經世者多係應酬文字此  
編則塵、數篇而發其胸中所蘊  
畜足以見子臧之志識與韜略之  
才如練兵論及記夢等篇洞察  
近時兵家陋習及覆極論不遺餘  
力世之任武職者宜三復於此以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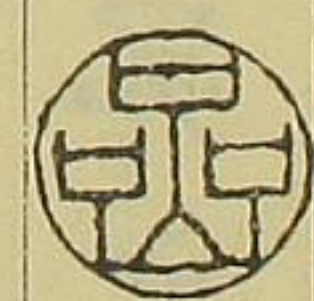
載見山半仙二傳其意謂志氣  
伎藝必若斯二人而後所論可行  
也則其文皆關係經世是所以有  
今之刻子臧豈終屑於文字  
哉予不相見經年不知近日其為  
何狀今就半仙子傳考之似深收

歛銳氣箝口不輕論世事者然則  
欲重聞其慷慨激昂之談不可復  
得而及讀此編慷慨激昂之氣  
勃々溢楮上予讀畢呼酒引  
滿數杯遂書此還之  
文久紀元歲在辛酉桂月

韜庵家長政博撰



迂堂品谷修書



栗園餘稿卷之上

男彝編輯

○論練兵第一

諸葛孔明嘗有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不必其敗也無節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不可必其勝也允矣哉兵之不可以不練也抑練兵有道不拂戾國土之風習不背馳兵士之賦性如此而已苟反之其練也縱令閱歷百年之久吾斷不知其不可也徒忤悞歲月固可惜也而未必以為巨害切恐練之

塩谷宕陰云不拂風習不背人性確言家長韜庵云二向一篇立論大主腦

栗園餘稿卷上

而不可。則不得不呵責。呵責而不聽。則繼之以鞭貫。鞭貫在身。怨謫鼎沸。上下不和。一朝有警。驅之赴敵。莫一人出死力者。若越人視秦人。肥瘠然。本邦海晏。河清。上下謹虞。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旌旗之色。愉衣甘食。優游寬帶。而忘戰者。殆三百年于此矣。士氣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近年洋匪。屢闖邊界。覬覦之情。實有不可測者。於是乎。幕朝導設險守國之訓。大興役。築礮臺于江戶海岸。以備戎之來。諸侯亦爭檢兵馬。除戎器。士氣之衰者。勃然復旺矣。而

若陰云學甲者  
知其成于小備  
景憲學越者亦  
知其成于朝倉  
昌軒昧者則不  
察耳韜鈴家不  
察焉一語喝破  
未能服兵家者  
深之心此宜少  
婉其辭  
韜庵云僕平日  
意見亦如此  
拙堂云甲猶然  
至越無稽尤甚  
韜庵云應首段  
為小結束文乃  
有關鎖

其練兵也。曰國異科。有甲斐。有越後。有北條。有山鹿。有長沼。區區各墨守其所傳。非彼是已。甚則至相仇視。亦賤之丈夫也。夫甲也。越也。北條也。山鹿也。長沼也。苟取其長。捨其短。參互用之。誰謂之不可。但所傳于世之甲越者。大抵後人之杜撰臆度。莫足深信者。世之韜鈴家。不察焉。以此為成于二公之手矣。何暇珠之賸昧也。雖然。本邦而欲練兵。則不可棄此五者。而他求也。何也。以不拂戾風習。不背馳賦性。故也。獨怪近有西洋法者。行于世。天下靡然向之。乃歎曰。有

韜庵云是謀之  
尤大者可勝數  
哉  
拙堂云僕亦嘗  
有此賦詩云  
取長捨短是良  
法未信西洋步  
法迂恐有耶耶  
餘子失篝燈依  
舊讀孫吳從前  
持論如此既而  
思洋法經歷戰  
陣者異於甲越  
無稽之說察用  
之則亦必有利  
矣

是哉。西洋練兵之術非此則不可以師也。於是乎弓也槍也劍也視以為長物。一意從事于銃法。身穿窄袖。頭戴長笠。手持耶傑兒銃。密接其隊伍。整齊其步法。以十一節。號令裝藥。使肩臂相摩以發焉。望之非歐羅巴人。又非本邦人。天地間一種異類人也。此所云依樣畫葫蘆。里婦倣西施之顰者。醜態百出。吾恐其卒併古步而失之也。而至市童牧豎赤脚蒼頭之賤。亦皆手擊其鼓。口唱其號令。足蹈其步法。死如有物憑焉。謂之兵妖。亦不誣也。曩者亞墨利駕人之至

又云世多作此  
言者然恐未免  
少見多怪且古  
有坐作進退之  
法雖不知洋法  
與之如何必有  
相類者未可盡  
非也

韜庵云可憫可  
笑

韜庵云具此識  
見而後讀西洋

浦賀也。某士穿窄袖。負拔玉榻土銃。意氣揚二而往。夷人相與指目而胡盧。今試使歐羅巴人觀此模樣。操練其捧腹絕倒。甚於亞墨利駕人之笑某也。間有確乎不改古步者。則摸操之輩。聚首相詬曰。何拘泥乎古套。而不發悟於洋法新奇之妙耶。殊不知其所謂發悟者。皆惑溺而不能拔脚於迷陽中也。或曰。子於長治氏兵法業已得其傳。又喜讀西洋兵書。險覓狂索。殆忘寢食。然而痛駁人之學西洋法者。不亦悖乎。曰。否。吾讀西洋兵書。欲知彼而已。非欲學彼也。且

書為益不細

龍庵云以戲言喻蒙士將使人失笑岡松東里云預料他日形勢爛如觀火快

彼之所長者。密隊銃戰。而我之所長者。劍槍勇鬪也。今棄我所長之刀槍。而置之不問。徒學彼之銃隊步法。此非以神仙之術。使換其筋骸之節。與其皮膚之會。而軀幹之大手。足之長。一同於夷人。則不可練也。借令強而練之。及實戰。則必揮槍舞劍。縱橫衝突。豈敢守彼之步法哉。亦賦性之所使然也。平日摸操。於是乎為畫餅矣。曰。然則洋法不足盡取乎。曰。否。彼之船艦。鉅壯堅實。能駕萬里之海。雖遭大颶。駭浪。毫不損壞。矣。大炮之製造。運轉。亦為絕伎。彼苟以珂灼大炮。

拙堂云刀作死似可宥陰云惜力作者原岳飛語故意改之拙堂依岳語改之然不愛死不安於練矣愚則欲作不盡力請擇拙堂云傑欲參用亦在於此以下所論皆獲我心

行種種放法。金城石壘。忽為齏粉矣。况人乎。宜矣。其有海城及女王之稱也。此二者。非法於西洋。則不可。今也。文官不愛錢。而造之。武臣不惜力。而練之。夷艦蔽海而來。何懼之有。雖然。運轉艱澁。放發不能命中。徒糜彈藥。又操撐失法。擱沙觸礁。則其買巨害。有不可勝言者。語曰。有大利者。必有大害。可不苦攻精練哉。若夫密接銃隊。用之于卒。徒或可用之于士。則不可。其故何也。卒徒大抵勇義不揚。昇平之久。忽置之陣頭。非潛遁伏匿。則必目眩腕震。不能放銃。若編之以



拙堂云傑數見西洋人所作接戰圖有以鏡相博擊者曰此悟

為密隊使其不得出脫是斷其走路入之于死地也  
不必為失策如士則異於此生於世祿之家沐浴於  
君恩常練心膽勵節操豈踏喋血止屍之地未及接  
鋒而禽奔獸避如卒徒者乎然今編束之為密隊使  
當于夷人之砲口未及振其勇敢猛銳之氣施其長  
槍快劍之伎而骨肉糜爛焉謂之良策吾不信也或  
曰本邦士人勇則勇矣然逢于太西銳陣則恐不能  
逞其伎倆吾曰不然頃聞之于西洋兵書曰歐羅巴  
洲中雖以銳戰為主而至其死傷之多則未必不由

彼中接戰亦不專持銳二非博擊之具核以刀槍則勁利百倍當今之策曰取彼長以補我短槍彼短以守我長與公之論大意同翻庵云世間有識者所見往往相符如此又云專用撒星胡蝶陣在敵以奇制勝然正以之旗堂之陣豈可廢而不用

於劍刃刺擊無他兩陣相對兵士氣逆目眩放銳逸其照準彈丸皆過敵頭上雖本邦之戰至於流血成川屍骸滿野則亦未必不由於劍槍唯長篠天草之役隋命于銳丸者甚多無他一則在柵內一則妖賊信異教以死為榮故精神不亂能命中由此觀之銳亦不足深懼也曰然則使子當夷陣戰略將何出曰有撒星胡蝶之陣耳夫正正之旗堂堂之陣吾不用之也曰然則無須節制乎曰撒星胡蝶非節制則不能成神出鬼沒之妙也

我拙堂云南塘名  
 將其用兵猶名  
 靈之治病防南  
 倭用胡蝶陣防  
 北虜以車戰皆  
 對拉處方若使  
 遇西洋人必製  
 恰好之陣應之  
 不拘執一定之  
 法可知矣  
 官陰云兵以正  
 合以奇勝理用  
 之妙不出乎此  
 撒星胡蝶奇勝  
 之一端耳曰正  
 正之旗堂三之  
 陣吾不用之也  
 此一語未免武  
 斷

韜庵云文氣奔  
 逐恰如風雨杳  
 至  
 宕陰云猶色云  
 云作猶五色五  
 齋之變不可勝  
 窮也似可

○論練兵第二

或曰子以為操練不可不順適兵士之賦性乃作為  
 其論以主張之此出於子一人之私言乎抑有所歸本  
 而發之乎吾應之曰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國也  
 郡也縣也邑也星羅棋布何啻億萬而國有風習人  
 有賦性判然莫別猶色之於黑白聲之於宮商也則  
 戰鬪之術器械之制與夫步法手技亦豈得盡同乎  
 此理之自然者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然也而吾論亦  
 有所歸本爾也吾嘗聞之于瑪玉尔歌印里布風貌

韜庵云戾賦性  
之害夷人尚能  
知之本邦之士  
頑迷不悟者何  
乎

郎度多之言曰練兵之要在能察厥國兵士之賦性  
以為之節制不然拂戾其賦性有大害於事焉者由  
此觀之以本邦人而習西洋之手技步法其拂戾賦  
性也孰甚焉曰肩臂相摩之法其利害得失果何在  
曰吾嘗以此為華法不獨吾貌郎度多既已言之曰  
步兵隊稠密其距度肩臂相摩是為一種華法蓋以  
斂不能逞其功力也又曰祛華法行實操則雖新入  
場者曰練四月然後其兵可用也今本邦人之練西  
洋法子以為實乎將以為華乎若執迷不回焉尚且

拙堂云敝藩練  
士略如公說至  
練卒參用洋法

練之縱令閱數年之久兵豈可用哉何況四月甚矣  
操練之不可不捨華取實而順適兵士之賦性也曰  
雷火銃何如曰如西洋人則吾不知至本邦人不若  
以平素所演十錢銃一齊放發從煙焰中而衝突  
之為勝也雷粉火帽固不以為不便雖然制作一左  
使用不熟方實戰之時銃炸帽飛兵士斃於前敵乘  
其虛豈不危乎若夫暴風大雨則雷粉火帽亦不足  
賴也

拙堂曰議論鑿鑿皆中肯綮文亦暢達能言所欲

言無當今藻飾之習。奇快。讀畢傾一大白。宥陰曰。予嘗題譯西兵志云。今之講夷書者。吾惑焉。邇年譯出西洋兵書者。日益月倍。世將盡仿此以變我戎政。然我之與夷。政俗元異。而練士之意。又不同。彼之俗以利驅民。我之政以義厲士。彼之兵壹賴器械。我之兵專主刀鬪。彼之軍輸贏決於火器之下者有焉。我之軍不至短兵鏖戰。則不決也。良將之立紀律。其長在敵者或取焉。而我之所長。尤不敢廢也。今之講夷書者。不審彼我之情。而

壹欲以彼律于我。難矣哉。云云。今讀此篇。百里外。旦暮遇其人。安得不拍案呼快。

東里曰。今世所傳甲越諸家兵法。率出於後人捏造。而西洋所用銃隊。亦非本邦所宜也。他日有豪傑之士出。必參伍別立兵法。亦不過大煩連發。挫銳陷堅。而後縱騎馳突。決勝於頃臾。蓋仍天之舊。而稍變之耳。願兄此論。固有觀於此。兄若能由是考定。以教練多士。四方必取則焉。此豈非極盛事乎。吾兄其勉之哉。

韜庵曰自海防議起世之講兵者往往簡本邦舊制而重西洋異法至甚則欲專用彼銃礮而廢我刀槍凡此輩之於兵非必能知彼我得失利害而然蓋非喜新尚異則出於懼夷虜焉兵者國之大事固非輕浮競新異者之所得而與况於其恒怯懼敵者乎子臧有慨於此以為夷虜所恃專在銃礮而我所長則在刀槍之利故禦夷之術無他要在短兵接戰以決勝耳因著此篇欲以破蒙士之惑而立本邦之兵威可謂用意深且厚矣如其言果中窾與否有識者必能辨之不待予贅評而後知也

。記夢

栗園生夜讀兵書參考古今之形勢比較攻守之利害勝算之所倚敗機之所伏一二歲之胸中時霰雪敲窓風聲如水使人慨然有蔡雪夜嚴之感焉既而就寢夢有一偉丈夫年可七十須眉如雪戴烏帽子衣直垂手執弓箭鶚立枕上曰我源三位賴政也自兇道之敗屠腹就死以來於茲八百有餘年矣其間王綱紐解天下瓜分群雄雲起干戈不休而戰鬪之術器械之制與世相轉移如騎戰變而為步鬪烏銃

興而弓箭廢。然而至義勇之在人心者。則未嘗少變也。故自大將以訖士卒。苟從戎臨敵。膽盛氣旺。踴躍奮迅。有尺進無寸退。斬將刈旗。百死不顧。此日本武士之所以卓絕乎萬國也。獨奈鞬橐之久。武備寢衰。醜虜伺其隙。近者駕巨艦直過咽喉之地。拋錨內海上陸躡岸。驕恣橫暴。勢將構兵。於是乎諸侯爭練兵馬。繕戎器。惟恐後。既不能備豫。而欲應卒。譬之臨渴鑿井。吁亦晚矣。雖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未必為無益。但其操練之法。各立宗旨。膠、紛。以故坐作。

進退一無紀律。幸猶未失日本之風習。儻教練得其肯綮。庶幾可以供緩急之用矣。又有西夷白鹿屯法者。出於其間。天下之士靡然鄉風。身服西夷之服。頭戴西夷之笠。手執西夷之銃。口唱西夷之號。今足踏西夷之步法。其狀態頗類鶴。甚可怪也。我少時有妖夜鳴紫宸殿上。天子勅我剪滅之。我搨硬弓。挾大箭。夜匿殿陛下。而竄其出焉。忽陰雲蔽空。有鳴其中者。形不可得而見。乃認其聲。持滿射之。應手墜地。燭炬視之。虎身猿面。其尾則蛇。非獸非鳥。當時莫知其為。

何物者以其夜出而翔空。曰名以鶴。今以日本之人服西夷之服。學其手藝。倣其步法。既非日本人。又非西夷人。猶鶴之不可辨。其為鳥為獸也。其妖極矣。夫所貴乎日本武士者。以其有義勇而不撓。不變故爾。然喜倣西夷。覩不以為耻。是無義無勇也。以無義勇之士。臨必死之地。不奉項嬰頭。而竄竄免逸。則奴顏婢膝。以賣降也。必矣。我深為之慨焉。抑用兵有道。請略陳之。昔者李左車說韓信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夫日本所長者。非劍槍接戰乎。西夷

所長者。非鳥銃遠鬪乎。然今棄劍與槍不用。一欲以鳥銃當之。此以短擊長也。不戰而其勝敗可知也。學洋法者。必將曰。捨短取長。是乃以夷攻夷之術。且戰有遠近之異。遠則鳥銃。近則劍槍。反之必不利。其言固當矣。雖然。與夷人隔數百步。以銃相挑。我忍未及交鋒。而死傷必多矣。不若相地利。列銃手。一齊放發。戰士自煙焰中。大呼豨突。使夷人不暇施其長技也。豈非所謂以長擊短者乎。傳云。擬人於其倫。堂二曰。本武士。而我敢比之。鶴者。特憫其一身而兩人無所。

適從併膽氣義勇皆喪之猶且頑迷荒惑蹈邯鄲餘  
子之覆轍也故有是說焉蓋欲其聞之憤激而有所  
悔悟耳言畢茫無影跡夢覺推牕四顧雪深已尺矣  
拙堂曰天下道私淵於洋法蠅行之書馭舌之  
音禍於天下雖事或出於不得已使人怛然不樂  
今聞吾兄之說如聞晨夜鐘聲使人發深省矣  
土井士恭曰栗翁一夢評者吐之晨鐘蓋以為是醒天  
下之夢也聖王以殺止殺名將以火救火能吏以盜捕  
盜良醫以毒攻毒而今栗翁以夢醒夢洵稱五絕

。嶋田見山傳

天保中以劍術鳴於天下者江戶有男谷某柳川有  
大石某中津有嶋田見山見山少二子十餘歲而屹  
成鼎足之勢幼時學劍於堀某稍長遊筑肥隅薩之  
間徧求武人以角其技方其去筑赴肥也至一高山  
麓憩店會日暮主人曰此山險而多怪君一宿待且  
而發如何見山笑曰怪當畏我我豈畏怪者哉提燈  
而上至絕頂忽有聲如水大至燈滅黓黑不辨咫尺  
有物徇翔頭上見山知其為鷲也植立不動擬劍向

拙堂云見山之  
枝實出男谷氏  
之上然東遊入  
其門終身執弟  
子之禮不取以  
異己自處而世  
人推之為出藍  
易所謂謙而光  
於見山見之見  
山之猛暴而能  
有此謙虛之德  
家為可重也



空以竅其下迫少焉不復聞羽聲徐步下山得人家  
投宿平明辭去後見山語人曰我以劍術遊歷天下  
恐遭怪唯有此事已見山在江戶春日後徒弟數人  
觀花于隅田川堤上有少年五人同飲見山來故  
箕股以攔路徒弟皆怒撫劍見山徐徐行踏之而過  
一人起立投見山衣領未及見其下手少年既仆堤下  
二人繼起左右握見山手見山大喝一聲二人亦相  
枕而仆餘皆竄竄不知所之見山不敢以告人其門  
人久米房之助語予以此事曰當時吾面見之先生

藩庵云快甚

不獨劍術過人拳法亦臻其妙如此初見山猛暴好  
凌轢人後折節讀書痛自貶損雖然及其鬪技也對  
手若不遜則縱橫刺擊勢如將斃之觀者屏息兩手  
握汗遊歷之間無論儒家苟名一藝者必往訪之筑  
前有僧千崖者以碩學為法中龍象雖以龜井昭陽  
之學力莫与之京而一見見山大喜為跋其一鈔流  
卷尾亦可以知見山非一劍客也見山頗識時務與  
余論海防於杯酒之間見山淺量不能過三蕉余則  
引太白淋漓轟飲以當之然見山所論鑿鑿中窾余

藩庵云一藝之士皆可與語古

入豈欺我哉

數屈服焉。是知世之蓬頭突鬢者，不能望其項背也。余之遊江戶也，寓于見山家。當是時，徒弟無慮五六人，又劍客來請比試者，殷鑲其門。嘗語余曰：始我志於劍術，恐其不能成，每夜三更詣天中寺禱於神者三年矣。薦志如此，宜乎其術之造高妙也。在天中寺城西余將西歸，見山開煎祖道出竹刀，与上身曰：是乃我遊與羽時所用也。今以贈子，余喜而受之。別後每思見山，對此二物，宛如交臂。晤言於一堂，嗚乎！見山以劍術雷鳴於天下，今也則已，可惜也。蓋知見山者

韜庵云至結未說骨相是自昌黎張中丞傳後序脫化來妙

莫如余，故為之傳。見山隆鼻深目，顴骨如立，軀幹堅實而有膂力矣。

拙堂曰：見山屢來我藩，余延之官廳，卮酒款洽者數矣。殆悉其為人，頗有學識，服善好義。余酷愛其人，不唯劍術之工也。

韜庵曰：見山非尋常劍客，吾兄為之傳，見山風神躍然出楮上，可謂見山永不死矣。嗟乎！見山以劍法著於一時，而吾兄傳之不朽，乃知武人刀鋒亦  
有不及文士筆鋒者也。

半仙子傳

半仙子鎮西人也。而不審姓名里籍。或云與劍客嶋田見山同國。為人磊落不脩細行。幼時好角觝。勝則大呼狂躍。偶誤傷左足。拇指流血淋漓。而自若也。其父箝制之。毫無恡心。乃褫衣反縛。閉之於廩。下鎖以絕其飲食。近夕聞扉無聲發。而視之。盤坐曰。中其國俗。自正月迄三月三日。爭放紙鳶。互斷其線。以為戲。間有細末鯨精。雜濃糊塗之線者。名曰鯨精線。他線來觸之。則立斷。有童子團聚。訴無鯨精。半仙子聞之。

直歸家取瑠璃瓶來擲地碎之曰可以塗線制勝其  
所為率此類也父使半仙子讀書掉頭不肯其母百  
方慰諭且誑曰汝執拗不奉父命父將托汝於山中  
親戚以為荒豎半仙子沈吟良久曰兒過矣兒過矣  
自今而後不敢忤庭訓毋撫其頂泣以告父父大喜為  
擇蒙師使習句讀三年四書五經及文選皆得卒業  
嶄然已露頭角既而請父負笈覓良師遂游日出從  
帆足愚亭學是時同門友四十餘人相與磨礪欲以  
跨越其等夷半仙子精苦絕人至連夜不睡眠為之

韜庵云後來成大業實原於此

韜庵云使柔惰子弟聞之或有

丙少激發

腫猶且激勵有尺進無寸退有米良子庾者少半仙  
子四五歲以才學稱愚亭拔二人以為都講眾皆榮  
之居數年學費浸乏典衣物以給資隆冬唯存一單  
衣奮曰大丈夫窮當益堅不少撓屈性嗜酒使氣以  
故不能無過失愚亭比常規之一日謂愚亭曰學費  
竭矣不能復親炙左右請自是辭但教育之恩謹鏤  
之心骨愚亭曰此天將玉成汝也可不勉哉雖然與  
久於我之門不如更求良師以廣聞見也而可為汝  
師者獨有龜井昭陽耳半仙子曰唯因以愚亭為先

韜庵云斯人而崇信程朱尤為難得

韜庵云窮困至此不改節變志者世有幾人感服又云小傳亦可謂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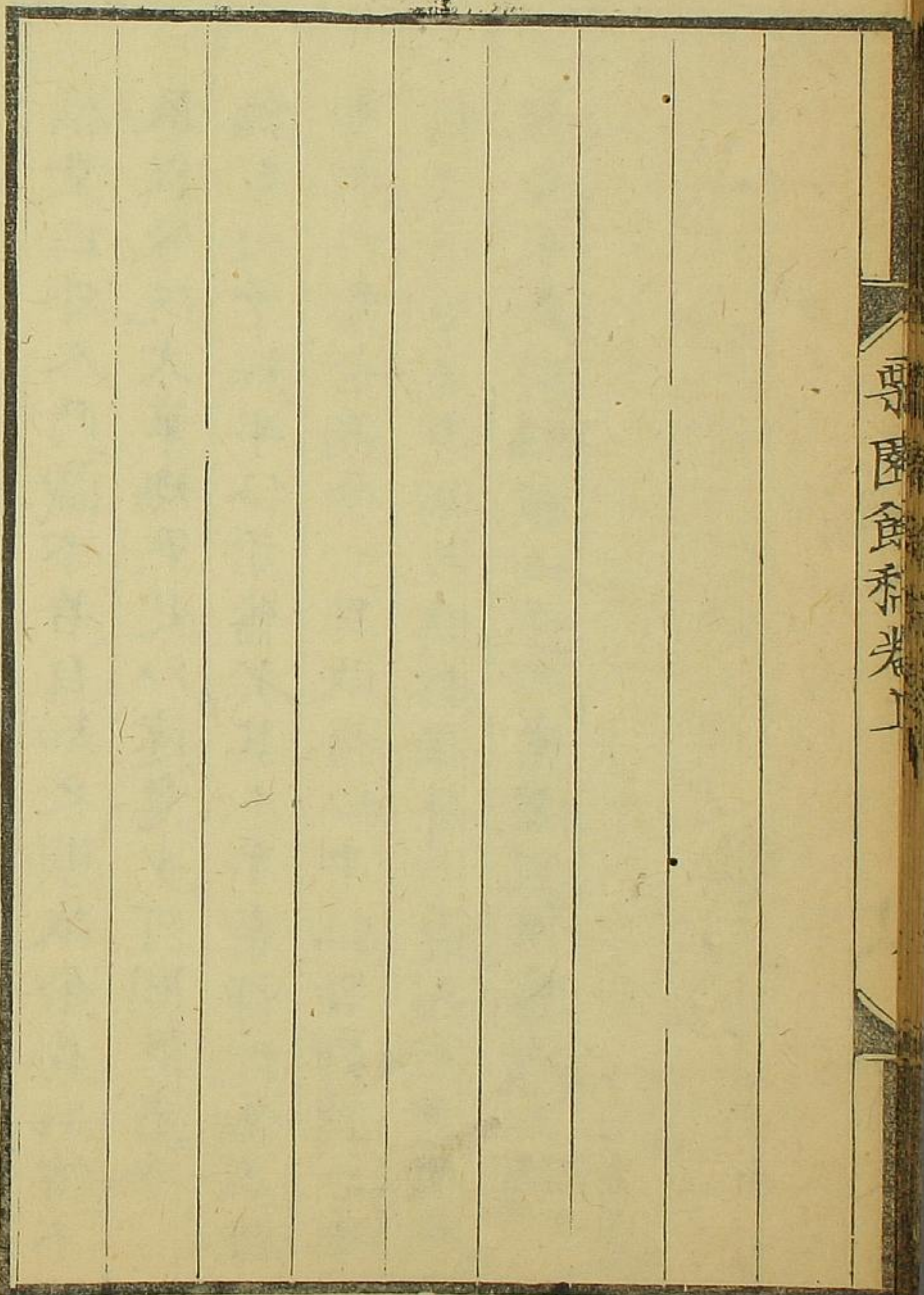
容往見昭陽寓其塾賃書以償飯錢昭陽主張古學  
離視程朱門下齋生亦妄加詆毀半仙子本崇奉洛  
閩說意甚不喜遂辭去再遊日出僦一僧舍而居焉  
時方盛夏欲炊飯無糧乃買雪花菜與蘿菔烹以充  
飢又拾墓間所棄花筒以為薪截竹為筒植之墓前  
花筒以供死者用有虛無僧小傳者以任俠聞憫其窮謂之曰子  
若從吾入村吹尺八則可以得米麥矣何憚而不為  
半仙子曰深荷厚意雖然我學惜寸陰不得用心他  
事寧斃而後已小傳嗟嘆久之尔後或餽以米麥半

仙子亦授讀其子以報之後遊浪華見筱崎小竹小  
竹薦之於某侯以為儒真半仙子已擇褐教授之暇  
聚門人擊鮮飲酒醉則角觥擊劍使醉者浮負者以  
自娛其視財如糞土意所欲物則不論價而買之以  
故家甚貧上漏下濕而居之晏如也年二十九娶妻  
生女翻然悔之曰如此而不已將飢寒吾妻子并戕  
賊吾門人自是檢身改行無復舊日粗豪之態矣天  
保某年亞墨利加人來浦賀勢將構兵天下洵二諸  
侯皆峙棋糧練兵馬以為戰備半仙子投觥慨然曰

拙堂云坡公謂  
絢爛之極為平  
淡此言文章豈  
惟文章人物亦  
當然  
藉庵云保身良  
法莫如退默而  
在平仙子則不  
得已也

我豈散儒哉。於是穀甲胃礪刀槍。大用心於兵法。竟  
究長治民之奧旨。其意蓋欲藉此以盡節效能也。半  
仙子平日以匡君濟時為己任。故雖不與聞國政。獻  
贊可否靡所隱忌。年已過知命。曰。超職盡言。所以招  
禍也。繳吾不能羽化昇天。寧為半仙。優遊以保暮年。  
乃取古人身閑儻更健。其人半神仙之語。自號半仙  
子。除講讀外。鉗口不復言時事。嗚呼。半仙子始為驕  
子。中為狂客。終為謹言慎行之人。可謂善讀書變化  
氣質者矣。雖然是皆其父教訓得宜之所致也歟。

拙堂曰。外人所識。不若自知之明。故余於此傳不  
敢容喙。况文筆矯然。足以達意。少可間然者乎。  
藉庵曰。予知半仙子舊矣。其人平素慷慨激烈。欲  
有為於當世。而今一旦改悔。以半仙自號。絕口不  
復言時事。蓋有悟於明哲保身之道。而然世之欲  
強立名節。踐禍機而不自省者。宜反覆讀此傳。



虎狼痢治要序

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此韓信之所以背水置陣也。醫之攻疾。亦不可無此術焉。仍歲虎狼痢病。涼毒天下。死者如列麻。醫皆斂手傍觀。以為不可救。間有立論施治者。余未見其的然可信也。今讀是編。論辨開悉。無復餘蘊。其所主張半身浴法。真足以殄殲兇狼矣。然虎狼痢。瀉症之哀劇者也。濡一手沒一足。猶乃畏縮。况於浴半身之甚可危者乎。非有所信而不疑。勇往奮前。挫其狂勢。則不得望一生於九死之中。

也若夫疑信相半少谷頓輟非徒無益為害又大為  
繫者宜以半身浴為背水陣一陷病人于死地而後  
生活之也慎勿如庸將之臨戰辟易取敗是為序  
士恭曰虎狼痢奇兵也一谷既火桶峽既喊則不  
復可救若制之以程不識遺法謹刁斗遠斥候可  
以不斃矣恪持論如此讀是篇則知世更有背水  
陣轉禍為福以敗為勝人亦靈怪矣哉

門人巖谷修校字

栗園餘稿卷之上

栗園餘稿卷之下

男彝編輯

。代三浦文哉与父米洞策誠酌酒書

。換頓首。僕与足下親則通家。家則咫尺。當源二往來  
以結歡。然而匝月不過一再見。不亦太濶乎。但太濶  
至此者。咎在僕不往。而所以使僕不欲往者。實由足  
下何也。足下平日謙卑自牧。又處事周詳。未嘗有遺  
脫。是可嘉尚也。獨其飲酒無度。醉則瞋目罵人。恣傲  
乖僻。顛倒是非。昏二憤二不分晝夜。却自命以酒仙。

楹堂云頂濶字  
下一轉語筆勢  
撇舞  
士恭云曲折妙  
又云格門下亦  
有一人形容宛  
然在目



人皆厭惡之。不敢較。蓋非不能較。以其不足較也。足下以其不能較。驕橫滋甚。是僕之所不欲往也。且足下何譙於醒而不遜於醉。敢問醒而譙者。偽耶。醉而不遜者。真耶。僕竊惑焉。夫酒之為物。所以合歡者也。今足下則非合歡。反以發怒。記曰。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僕以為不得醉云者。非不醉之謂也。雖醉而克守禮。不失之謂也。足下醉醜。僕未嘗見其一拜。可謂無禮矣。雖然。此猶可恕。至於其不可恕者。則

足下以醫食祿。要當敬其業。以思報効。而反與處士散人。同放縱快適於繩尺之外。是大不可也。且君之賜祿。為使療病也。僕君一旦有病。召足下。足下酣醉誤治。假令以死謝罪。不可贖。况曠職負恩。不忠之名。永不漸滅於足下安乎。僕又聞之。巷說足下或乘醉出診病人。必使出酒。縱飲號呶。倒而後止。不知有諸醫者。飲酒於病家。古人所禁。蓋醉中精神困亂。手顫眼眩。自望聞問切。以至處劑。一失其方法。不可復救。此豈足下之所未知耶。尊椿在時。深憂足下酒。酒屢

謀之僕。僕謹體其心痛實刺骨。當時僕雖不敢顯諫。微詞風曉。足下褒如克耳。竟使尊椿飲恨入地。足下以為孝乎。不孝乎。足下不能節之於其生前。宜節之於死後。以慰其靈。否則尊椿必不瞑矣。昔者庾亮褒其父嘗誠以酒。父亡。每醉自責曰。余癡先父之誠。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時人謂之庾異行。又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佐吏勸更少進。士行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又蔡文忠倅濟州。每日輒醉。賈存道作詩喻之。末云。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

士恭云前段非  
不痛切摩墨塞  
旗實在此段

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身不敢醉。斯三人者。為父母與君而節酒如此。足下視三人。不少愧於心乎。僕竊謂足下雖好飲酒。然其量實小矣。非有康成三百杯。淳于一石之量。徒假酒以為豪具耳。故至醉中趣斷。不解之。何足謂酒仙。朱子不言乎。勿飲過量之酒。足下年已四十矣。僕恐飲過量之酒。卒得病以虧辱父母之遺體也。傳曰。過則勿憚。改自今以後。足下決然改轍。時相往來。淺酌合歡。不亦善乎。僕觀足下為人才。銳術精。特為酒所累。來與人之厭惡。白璧微瑕。

洵為可惜也。故冒進警言如此。萬一利於下之行。則幸聽用焉。脫猶濡首翹藥。掀髯軒眉罵僕曰。何物醒者。敢向酒仙前吐妄言。則僕以奈之何已。漢白。拙堂曰。一擒一縱。誠論懇到。言出肺腑。雖暴人不得。不聽。况親友乎。

士恭曰。何地無酒人。可贈以漢文者。自是昏中明。憤中昭。以是人而讀是文。吾知宿疾之必霍也。的證下藥。苦口刺腸。可玩酒誥纂疏。

示義子彛書

讀書者。本欲知道也。讀而知道矣。書則翫狗耳。以此意而讀焉。謂之實讀。否則為徒讀。余平日持論如此。雖頗涉武斷。庶可以警醒徒讀者。且徒讀之與實讀。相判於其人貧富。不可不知也。有二人於此。其一人則饒於財。多購異書奇籍。冬日擁爐。夜則燈光熒。衣輕裘。飽膏粱。睡魔揶揄。雖讀於所謂道。曹然無辨。知豈非徒讀乎。其一人則貧窶。不能購書。就人借讀。燈暗爐冷。敝衣菲食。而神氣傑旺。努力匪懈。遂得知

士恭云此節文法蓋自孟子奕秋來

道之精微豈非實讀乎。是知富不期驕貧不必戚。嘗  
艱茹苦果能玉成人也。余養汝為子十六年于茲。其  
間媿二誘掖唯恐不及。汝亦遵訓不悖。以故業大進。  
余喜而不寐。曰寧馨兒必克繼箕裘。然近者汝銳意  
欲遊歷。余甚有不釋於懷者。今一二為汝指迷。未知  
果為霧海盤鍼否。汝以儒學見習。夙賜餼廩。衣食豐  
裕。冬則熾炭烘足。蓋油不乏。已煖且飽。視之貧學士  
其苦樂何啻天淵。余切恐享此介福於少壯之時。則  
既老之後福棄汝而去也。昔者方崖趙公。髫年夜讀。

士恭云讀書必  
正襟端坐如倚  
爐檠枕讀與不  
讀等

士恭云世臣遊  
歷是遊世君子  
弟遊歷是避父  
兄之君師苟  
遭其人可以裏  
足矣  
又云放藩人士  
唯恪未嘗一日  
遊學亦未為  
之少

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曰。少年時習勤苦。胡不  
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  
而享己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諸紳奉為格言。事  
出感應。編亦汝所知也。而嘗艱茹苦。未必在負笈遊  
歷。而在閉戶研精也。蓋遊歷雖如蓬蓬孤志。然忼惻  
歲月。所得不多。今時遊歷生。動輒吐大言曰。吾足跡  
徧海內。吾胸中藏名山大川。傲然以司馬子長自居。  
取其文讀之。則無瑰奇絕特。足以驚人者。徒假遊歷  
以哺啜也。可憫可笑。往歲汝亦遊近畿。所獲皆燕石。

未嘗獲驪珠。今欲復踵前轍。何也。其意蓋謂吾生長於水口。未嘗到遠方。往為國人所侮。故將廣遊海內而歸。使人刮目相見也。夫人刮目見汝。非由遠遊與否。願涵養何如耳。修德練性。不汲汲於毀譽。在儒者尤所當務也。况侮汝者。皆齷齪俗士。固不足以置齒牙間也。汝平日非不用力於聖經。但專施之文。詩則工夫稍薄。此弊不革。恐實踐之功。不能勝浮華之習。自今發憤。把六經循環熟讀。超詣道間。則萬人推奉。不啻不侮汝。即不能然。縱令腹習古今。筆挾天

士恭云舍經術而專攻詩文亦徒勞不可無猛省焉

士恭云既勸以讀經又慮其癡詩文一蛇兩頭不似梁翁平生其用意周詳蓋自尚書金縢求

漢是雕蟲小技。無足取者。雖然博學作文章。固儒者之職分。斷非可廢。唯恐尋龍不得穴。買鑽還珠。屠赤水曰。博反溺心。聞見愈多。心光愈散。讀書而不知道也。斯說極有味。汝其思之哉。勿以余言為河漢也。韜庵曰。言論多中。近日新進病患。不獨為令嗣發。當人服用。以充藥石而已。士恭曰。諸文皆不尋常。唯是篇懇惻。大是尋常。正其極不尋常處。

遊鼓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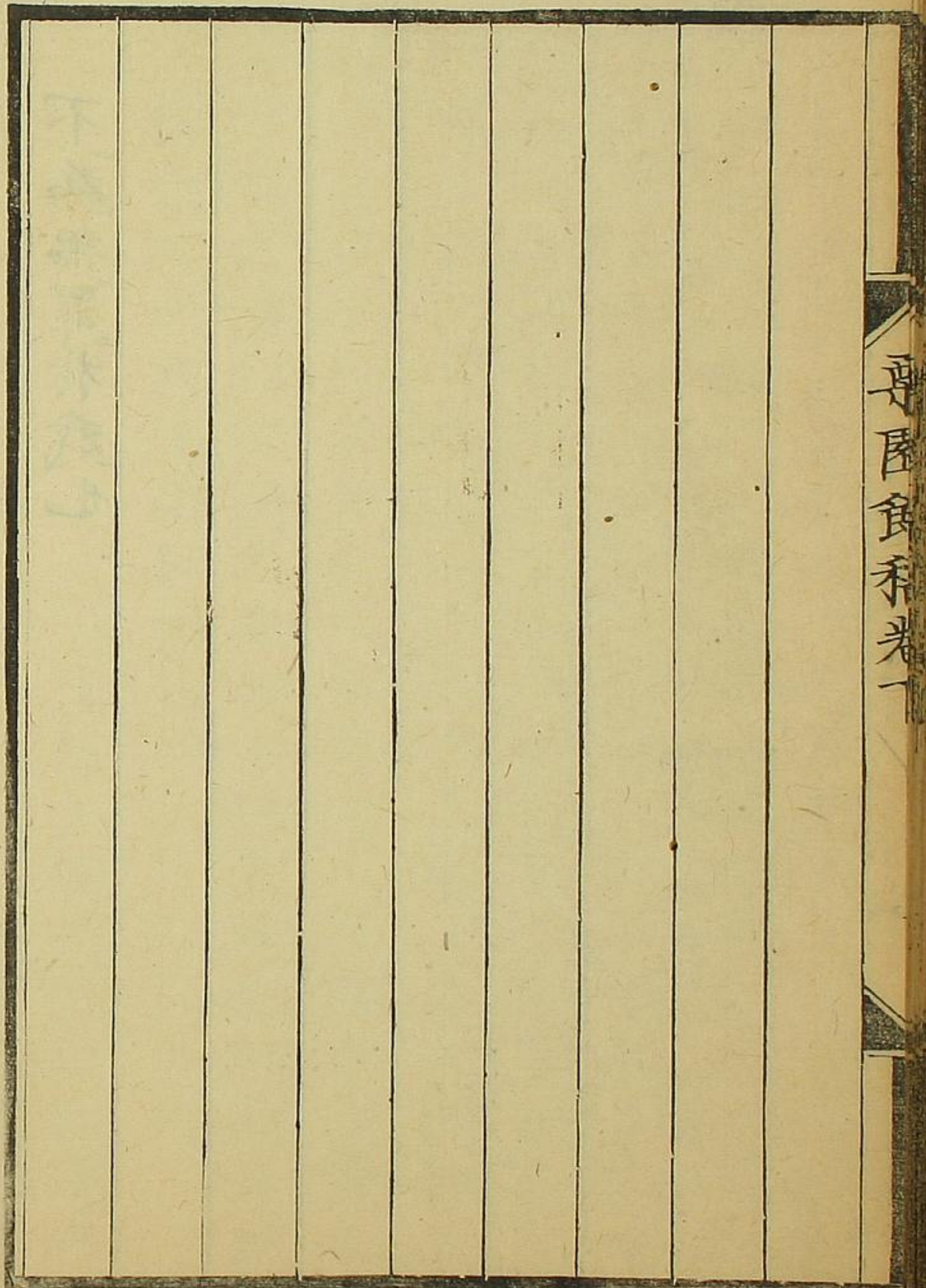
有海則不能無波。有波又不能無聲。但其聲之與擊鼓相似焉者。為伊勢白子浦。浦以鼓名為之故也。余聞其名久。憾未得遊其地。而聞其聲。適官原生。從白子來。執贄于余門。乃携同行。宿其家。時三月一莫也。翌日命生導至其浦。倚松傾耳以聽鼓聲。是日靈雨如霽。而陰雲未霽。海色冥冥。舟帆無影。風浪怒舞。絕不與鼓類。余意不樂也。促生乃歸。己八夜就寢。夢聞波聲。果鼓矣。始而舒。終而疾。舒者條暢。吉行之疊也。

鞞庵云是以無為有手段

籀庵云吾兄文  
字每妙於形容

疾者嗥殺。軍行之樞也。少焉樞變為疊。二變為樞。如  
珠玉落盤。如鐵騎往來。鏗鞳鏗鏘。穿渺清越。或繁或  
稀。錯雜而出。又有如弦匏笙簧。以助其曲調者。而皆  
濤聲使之然也。俄然覺。餘音猶在耳。可謂奇矣。嗚呼。  
余聞此聲也。不於寤而於夢。不在晝而在夜。何耶。蓋  
海若陽侯。欲得余文記之。當夜間入定。睡中心靜之  
時。故鼓波濤。以使聞之。歟。抑亦偶然歟。記以問海若。  
拙堂曰。中寫濤聲。筆有化工。

不為無罪於我也



○蝙蝠說

蝙蝠非鳥也。而有羽毛爪牙。能飛揚空中。亦與鳥同。然甚畏鳥。故晝則伏匿于瓦簷間。而不敢出。暮煙始生。乃出食蚊蚋。以充飢。一夕飛至一村。四顧蕭然。不聞百鳥之聲。於是張爪鼓翅。掀鬚振尾。翱翔林木間。自以為鳥矣。嗚呼。世之學士。偏見獨識。未能窺大道之極。摯教。然以大儒自居。殆有似蝙蝠焉者。余才學膚淺。百不若人。叨教授之職。常恐或守蝙蝠之見。取笑于世也。因作此說。以自警。庶幾不陷於無佛處。



稱尊之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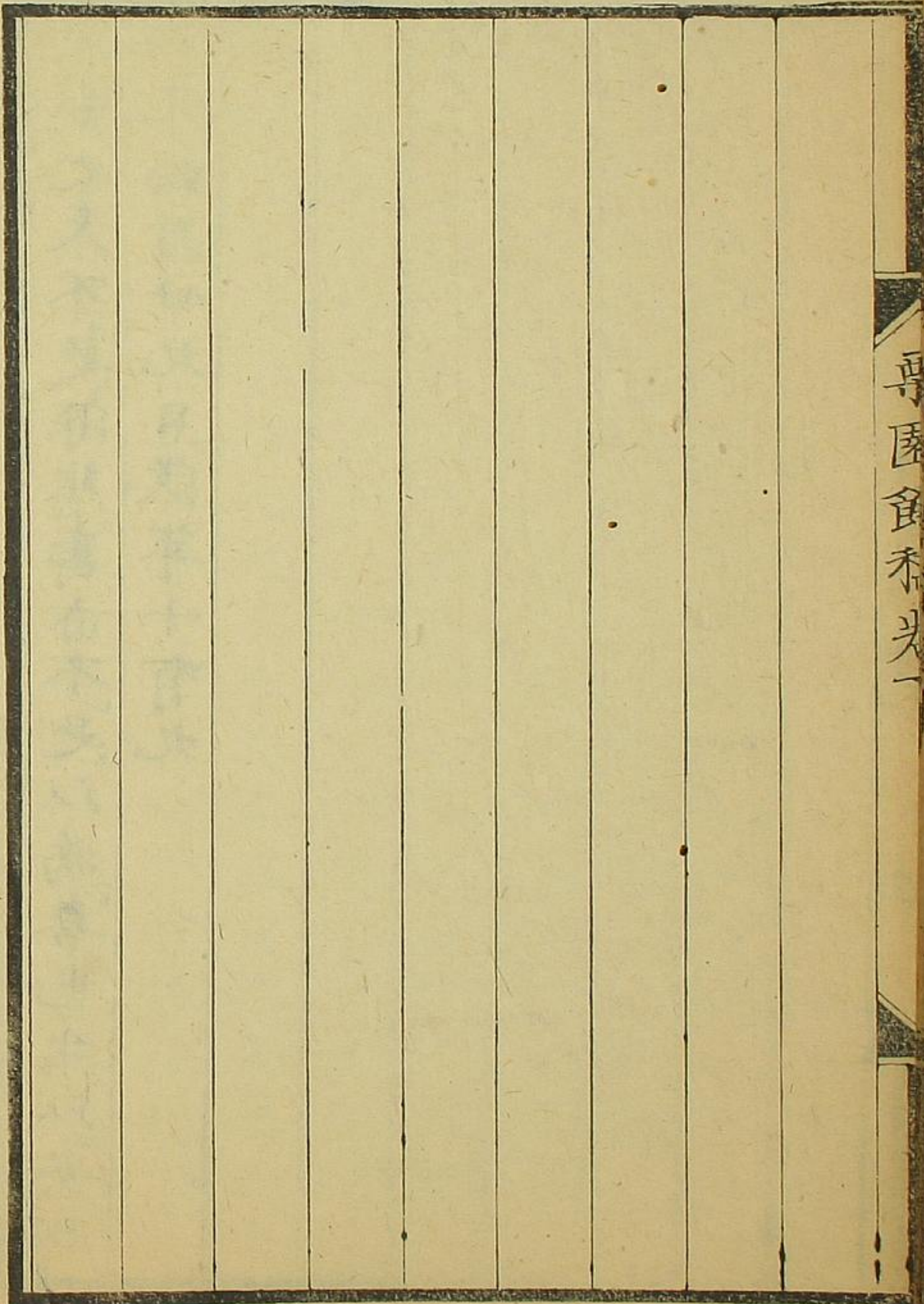
拙堂曰。如公鳥也。而以蝙蝠自警。其終成材成德。未可測也。無論戾天之鷲。其為朝陽之鳴鳥。可期之異日耳。

○立川生墓碣誌

淫蕩輕薄。違忤庭訓。顛覆家道。使父母戚。不樂者。是為逆子弟。謹慎厚重。善事父母。色養匪懈。是為順子弟。順子弟。人皆願其永年。逆子弟。人皆欲其速死。欲速死而壽。願永年而夭。世多有之。可勝歎哉。立川某。余相知也。嘗携一青年至。曰。是為豚兒。請收於弟子之藉。將以後日而使來學也。余引見之。容貌溫雅。不問而知其為順子弟也。既去。數月不復來。忽接某書。始知其罹疾。以為年少。朗藥必瘳。歲月荏苒。終不起。頃

某來見曰。兒在蓐。言先生之事不絕口。此非歛慕先生之故歟。然則誌兒墓。非先生則不可。而兒不得先生誌。則必不瞑矣。余泣而諾之。乃誌之曰。生諱政。字帥正。幼喜讀野乘。一過上口。人稱其強記。客歲余訪其家。留宿浹旬。時生疾頗平。出其詩文稿。受點竄。又質問疑義。余視其事。父母唯二奉承。未嘗疾言遽色。以如是之順子弟。而天不永其年。信可謂命矣。然較之。送子弟。徒生多壽者。何啻天淵。昔者韓退之誌李元賓墓曰。生而不泚。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由

此觀之。天不足深悲。壽亦不足以為喜也。生以安政六年四月廿九日沒。年十有九。



○小川生墓碣銘

人心之迷亂莫甚於病苦屯難之際。但平日讀書燭  
理。然後能處之不迷亂矣。雖然。是自非齒德並長者。  
焉能至此。其年少而心不迷亂者。余獨於小川生見  
之。生名某字某。藩鑿某子。十三喪父。父臨沒遺言。使  
繼其業。生服膺弗敢忘。初從余問文字。精苦罕以。後  
遊京師。學鑿於宗。琴亭居以幾。得薦疾而歸。巖谷某  
為其同門先輩。故盡心療之。終不起。以萬延庚申七  
月十六日沒。生之在禱。或勸以易醫。轉方。且使巫禱。

神生掉頭曰。吾病屬不治。禱神無益。又何必易醫。乃遺言其母。委曲周詳。如老成人。識與不識。皆惋惜焉。生為人。重遲寘言。容貌如愚。而自寢疾。以至死。持心牢固。一無所迷亂。比之長鬚丈夫。橫大刀。騎快馬。鼻尖出火。身後生風。可驚可懼。而一旦得病。心志昏憤。禱神。佞佛。為兒女啼者。不啻天淵。某等相謀建碣。余揮淚誌之。銘曰。

誌墓者誰。乃是汝師。地下有靈。知我心悲。

附錄

男彝編輯

○讀征韓偉略至 三明公閑山之戰。使人想僞其英風。恭作短歌一闕

閑浦西旅百艘。旌旗如雲。掩碧空。我公一身都。是膽。飛舸輪劍入其中。苒敵無聲如苒草。輕於胡蝶。猛於熊岸。上有人駐馬。見戰畢。向眾嘆且羨。我公

憤戰真所稀。芳山櫻花滾風飛。朝解之夜。三明公大戰于閑山。曉捷如飛。鍋島勝茂見之。後謂人曰。吾嘗欲豐太閣觀櫻花。求芳野。散落如雪。今日嘉明之戰。有似於此。

小竹云傑作

○冬日野遊記所見

黃雲舐地夕陽低曠野茫々望欲迷一路草間翁仲  
卧荒祠古木伯勞栖

○冬夜言志

經史鱗攤讀且尋傷人呼做是書淫青年已脫頭巾  
氣白首未磨金石心宋代文章推永炳漢時韜略慕  
淮陰君恩陞俸緣精苦剪盡寒燈坐夜深

○雪日書感

鹽耶絮耶蝶耶花紛飛整々又斜々憑欄眺望知是

小竹曰叙我邦古事自有次第

拙堂云以演史為詩自是變體可喜然少刪之使勁更佳

雪滿眼堆白不見家興來呼取杯如月累飲淋漓捲  
白波君不見提劍膳臣踏積雪獨尾帛跡入其穴刺  
帛奮躍目背裂白雪變為模糊血又不見西明行脚  
太艱難佐野鄉畔雪湧々投宿貧家無薪炭剪盡盆  
梅拒盛寒又不見機山十六善用兵從父同攻海野  
城時維杪冬氣凜冽無限風雪壓陳營城將源心稱  
勇武未知孰輸孰是贏甲人撤軍圖再舉城中解嚴  
暮氣生機山返攻城忽陷感他韜略何縱橫又不見  
勝國泉將姓佐二割據北國驍名播嘗請援兵赴參

河親齋糗精元饑餓嶺峻雪深失歧路茫然難辨右  
又左人馬滾轉如雪球甲冑與巖相戛磨又不見加  
藤鬼將軍膽勇謀略真絕群征韓之役保蔚山明兵  
傳城如蚋蝨將軍一呼士氣旺鼓聲闐二黑陳雲緬  
想雪花滿銀鑿寒冰凝鬚手足戰吾今頽顏著儒服  
埋頭卷底不出屋猶能豪氣敵古人管城隃糜代矢  
簾

。歲晚書懷

急景凋年風物寂破窓二下獨傾壺潔身元在為貧

拙堂云豪氣終  
不除

士學道慎休作盜儒長筵未能除桀黠短刀何日斬  
姦諛仰天歎息空書咄滿腹血誠人識無盜儒見王  
梅溪集

。二月十六日細雨綿蠻不堪寂寞會有人贈以

酒攜至隱岐氏時余微恙不能縱飲因招鶉飼

生以敵主人戲賦短歌

蕭二春雨宜把杯有人適送一樽來携就友廬飲同

醉止之獨酌興快哉奈吾量止三爵折簡招得一

酒魁無端兩陣巖相對默坐無言似銜枚酒光綴灑

迸席上看來凸面金波堆甲飲乙酬爵未盡杯行如

小竹云戲作句  
向皆沛潑公病  
不多飲所以得  
此佳篇

小竹云近體中  
歷卷  
恒遠轟谷云是  
投時好詩非子  
減本色

飛往復回竒正交用風雲變六花八門闔又開忽地  
愁城破無跡愠壘爭得不儘灰量大却笑吏部睡欲  
必步兵為輿臺未知酒柄屬誰手玉山不頽夕陽頽

詠石榴花

誰碎珊瑚擲小林朝暎閃爍射濃陰花沾猩血紅將  
滴葉染螺青翠耐斟躑躅比來如妬色海棠纔足作  
知音相蘆影動薰風度蕊上蜂鬚似有心

齒痛

蟲牙缺而中動搖似盪舟欲落猶未落痛與錐刺侔

小竹云苦痛中  
吐此佳詩非平  
日所及詩亦生  
於憂患而死於  
安樂乎

轟谷云一結生  
色

小竹云奇矣

稀粥聊可及豆視如仇支吾十數日飲食不自由  
欲驅口中熱雪水幸貯甌命妻烹新茗幾椀代觥籌  
筆硯在高閣衾枕俱為傳謝絕門前客講習亦放休  
借問齷齪氏曾有此患不

旅館歌有感而作

師如旅館主塾與旅館伍書生在塾者去留輕於羽  
既去途相逢默然似啞鐘不逢乃胡越邈矣絕音容  
相鼠猶有體書生何無禮譽之償飯錢出門恣歷詆  
作詩諭書生亦以頤吾行所願長親愛無隱共輸情

拙堂云湖海豪  
氣未除

拙堂云僕亦有  
歲晚一絕其末  
云稚子殷勤向  
人問睡過幾夕  
是正與高作  
暗合

馬園齋集卷一

雪日即事

朔風旋磨天欲夕。大杯如月呼歡伯。雪花飛入破窓  
中。似与乃公争潔白。

歲晚書事

妻剪春衣婢掃煤。家翁淺酌舉深杯。兒孫侍側頻相  
問。幾夜睡醒正月來。

田動

010190527471

48-13410



